

## 青春岁月

立夏挤着小满，芒种赶着夏至，一溜烟儿的功夫，炎炎夏日便悄然登场。

童年的夏天，草木葳蕤。屋前屋后，青青豌豆儿，一片连一片地藏在绿叶藤中，弯如月牙。细细长长的丝瓜，好似一把镰刀，挂在藤架上。

菜园里，红的番茄，绿的辣椒，紫的茄子，像形色各异的灯笼，坠满枝丫。

田畦中，挺着大肚皮的西瓜、冬瓜，青碧油油，结实圆滚，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童，躺在茂密翠绿的瓜叶丛里。白如霜的香瓜、皓似雪的甜瓜，露出半边脑袋，攒聚在一起，互相吵着、闹着，好不热闹。

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。从立夏就稀稀疏疏在树林间吊嗓子，一直到秋后才慢慢停歇。

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趣事。正午时分，大人们躲在家中午休。孩子们拿出细长的竹竿，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。屋前山后地跑，循着叫声，找到树上的知了，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旁，轻轻盖住，猛地一拉，快速收竿，一只蝉虫就到手了。拿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，挂到家门口的槐树上，能闹腾整个夏天。

儿时，无聊单调的农村生



## 童年夏至

汪亭文/图

活，我们的玩物除了知了，还有萤火虫。

太阳下山岗，鸡鸭回舍，鸟儿归巢。父母亲搬出竹床，放在庭院中央，摇着蒲扇纳凉。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，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讲《封神榜》。养了十来年的黄狗，趴在凉床下，伸出脑袋，耸拉耳朵，边摇尾巴边吐舌头，全神贯注地望着我们，好像也在听故事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院子里飘来点点的萤光，一闪一闪浮在草间，穿梭在葡萄藤架中。调皮的

我按捺不住兴奋，拿上蒲扇，满院子追着萤火虫扑打。捉到深夜，才被父亲呵斥回屋睡觉。躺在密封的蚊帐里，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，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，在帐中幽幽亮着，仿佛满天闪烁的星星，十分惬意朦胧。

光阴宛如一列火车，恍惚间呼啸而过。而今，蜗居闹市的我，再也难听见一声蝉鸣，看不到一点流萤了。

山村生活，可以回乡下体验一番，可是童年时光，只能留作一片记忆，尘封心底。

## 图片故事

### 一份珍存了22年的简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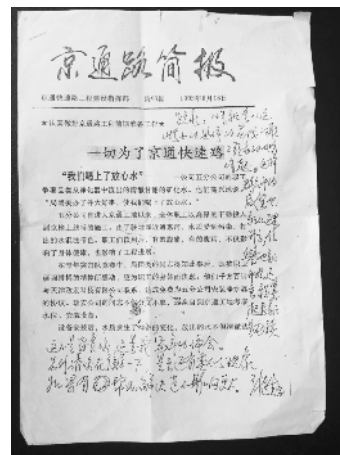
刘跃华 文/图

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政工，一路走来，各种资料存了不少，足足有一大箱子。整理起来分分类：有个人填报的各种履历表，有各阶段岗位调整的通知书等等。在这些繁杂的材料中，有些已成了“死档”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但有些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，经常打开箱子翻一翻，给心胸注点“仙气”，给头脑吹点“清风”。

这是一份1995年8月18日由京通路工程指挥部刊发的京通路简报（第97期）。那时，我正在市政工程局团委当书记，京通路建设是继西厢工程、西北三环改造工程后的又一个大兵团会战的工程。那时，我们团组织的拿手戏就是抓“青年突击队”竞赛活动。记得工程刚开工，在我们局团委检查各单位组建青年突击队的过程中，来到了一公司五分公司，无意中听到队员们反映，由于驻地靠近通惠河，水质受到污染，打出的水混浊带色，职工们饮用后，有的腹痛，有的腹泻，不仅影响了身体健康，也影响了工程进展。

局团委的同志回来后，确实有些坐立不安。副书记周春生提出，我们团组织不仅抓“青年突击队”竞赛，也要解决施工现场的吃水问题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一时间，怎么解决成了问题。找各方面的朋友打听，与经常合作的广告公司朋友联系。两天后，终于有了点眉目。据了解，天津有一个科技公司，专门生产净水装置。

周春生带着团委干事第二天就奔了天津。第三天晚上，我们到车站去接周春生，看到他满面春风的样子，就知道问题解决的差不多。据他讲，他们到天津后找到那个厂家领导，一说北京工程建设用，二话不说，说好明后



天就派业务员进京考察，并免费给工地安装一套从美国引进的最先进的净水装置。

三天以后，天津公司的师傅如期完成了安装任务。施工现场的水质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放出的水不但清澈甘甜，而且经过矿化后还留有一股淡淡清香。

这份第97期的京通路简报以“一切为了京通快速路”为标题，“我们喝上了放心水”为副标题报道了这一事件，在施工沿线引起较大反响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简报发出的第五天，时任市政工程局局长张连生就在这期简报上做了批示。“跃华：工作就是从这些小的、具体的、实际的职工需要的地方做起，在群众中的威望也就从这里升高，信誉也就开始建立积累起来。这不是教育你，这是我多年的体会。另外，请你再了解一下，是否还有类似现象。如果有帮助解决定会更大。”

22年了，尽管调整了许多岗位，但我一直珍存着这份看起来已经有些发黄的简报，耳边时常响起老局长的叮嘱：群众工作无小事。

## 家庭相册

### 父亲的信

周脉明 文/图

中午刚刚走出单元门，投递员小王就递给我一封信，我低头仔细一看信封地址，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，是从山东农村老家寄来的。

这封信让我大吃一惊，既没有按照书信的格式写，也没有太多的文字，只是短短的两行字，而且画了好多○，连标点符号都没有：“儿好我是你爹妈○好我们○念你我不○用电话电脑○意听别人念你写给家中的信希○你经常给家中写信”。看到这里，我的内心一凛，鼻子发酸，两行热泪流了下来。这是父亲的亲笔信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到的父亲的第一封亲笔信。

父亲是文盲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听和父亲居住在一起的弟弟说，自从我离开家乡以后，盼我的信成了父亲对我最习惯的思念方式。每逢邮递员来到村口，父亲就会迎上去，急切地问：“有我的信吗？”当邮递员把我的信递给父亲时，他会眉飞色舞，一边兴高采烈地回家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我儿子来信啦！”

由于弟弟经常外出打工，常年不回家。每逢收到我的去信后，父亲就会让刚刚上小学的侄儿给他三遍五遍反复朗读。侄儿有时候读得不耐烦了，把信扔在桌子上就跑了。父亲就会拿起我的信，睁大眼睛，仔细端详半天……收信当天晚上，父亲就会让侄儿给我回信。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口述，侄儿在一旁毫无章法地记下来，信的内容，虽然语言不华丽，土得掉渣，但是字字敲击着我的心弦，催我自新，同时也增添了一份勇气和自豪。



父亲在来信中常常出现的字眼儿有：

“咱当不了英雄，也别当狗熊。”“咱多吃点亏，没坏处。”“穿过的旧衣服，别随便扔了，也别卖破烂儿了，给那些讨饭的也行，寄回老家来，给干农活的大爷、叔叔也行。”“咱别当墙上的狗尾巴草，咱要像咱家地里的谷穗，粒越大越低头”……

每当我收到父亲的信，读着只有我这做儿子的才能理解的内容时，有时候想笑，可是却笑不出来，不争气的眼泪总会不由自主顺着脸颊淌了下来。

后来，由于家中安装了电话，我便和父母用电话保持联系。据母亲讲，父亲收不到我的信了，每逢收到我寄给父母生活费的汇款单时，父亲就会两眼盯着打印地址、姓名以及附言栏里的字迹端详半天，舍不得去邮局去取钱，有时候把汇款单在家存一段时间，不到最后期限，他就不让拿着汇款单去取钱。又过了几年，弟弟为了让我省下寄生活费的邮资，在银行开了个账号，我把生活费直接汇到账上。父亲整日盼我写信给他，有时竟偷偷地盯着电脑出神……

手拿这封信，我的眼睛模糊了。“家书抵万金”，我深深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。通讯再发达，人与人的联系方式再便捷，家书，也永远是最沉甸甸的情感表达。

## 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### 工作至上的老马

郑玉梅

那天正值腊月初八，俗话说：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。老马休息，清晨七点多钟，身穿睡衣的老马正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挑选杂粮准备做腊八粥。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平静的画面，“接下电话。”老伴说。老马心想，千万别是有线电视网络出问题，这大冷的天。接过电话，老马表情凝重，放下电话就对老伴说要去趟单位，三个生产队的有线用户没有信号。

800米的距离，他只用4分钟就来到单位，得知是货车违章，刚断通往南部生产队的主干光缆。老马快速拨打110，“喂，交警中队吗？11队南与古今米业交界处，有一车辆违章刚坏光纤……”现场6米高的油浸木杆被抽断5根，光缆被货车从杆上抽

落到雪地上，又被拖拉至附近田地200多米处，属重大事故。违章货车停在那里，天又下着大雪，司机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，浑身发抖。

老马与交警测量货车的长、宽、高以及被损坏线路的长度。测量不能戴手套，零下19摄氏度的温度，用手拉卷尺，车上、车下、线杆等，反复测量了好多点，等各项程序完事，违章货车托回交警队时候，夜幕已经降临。

值班室的电话此起彼伏，三个生产队的有线用户看不到电视很是着急，值班员不停地解释着。老马坐在办公桌前计划着明天怎么抢修，熔接机工作的环境是零摄氏度以上，低了不启动无法熔接，现场又在野外，雪深达40公分，机车进不去，清雪不现

实。整个线路1000米长，断点还不知几个。老马绞尽脑汁，等可行方案确定后，回到家中已是深夜10点，才喝上了那碗八宝粥。

一夜睡不踏实，天刚放亮，老马就带着两个维修工出发了。现场修复工作比计划的要艰难得多，最大的困难是熔接光纤，一边烧火取暖，一边操作机器，近了怕烧坏设备，远了又不起作用。手指冻得发僵、发硬不好使，他就用火烤烤再接着干。几个小时过去，终于熔上了一个断点。

光纤熔上后还要往杆上挂线，一个线杆距离是50米，要拉着一整根光纤在深深的雪地里行走，每走一步都是考验。鞋踏下去再拔出来，里面就灌满了雪，雪遇到脚马上融化，又冰又湿又冷。就这样，一天连续熔接了三四个断点，持续干了12个小时，直到清晰的信号送到用户家中，值班室的电话悄然无声，他笑了。